



曹欽榮 攝影

人生滿足 劇未演

楊國宇訪談紀錄

採訪時間	採訪地點	主採訪者	說 明
2017年5月2日	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 楊宅	曹欽榮	本計畫
2006年3月22日	臺灣游藝設計會議室	曹欽榮	

記錄 / 林芳微

校對 / 楊國宇、曹欽榮

編按：本篇訪稿是受訪者的口語紀錄，內容以增補受訪者的以下著作為主，另參考《68×68：楊國宇對弈人生》（臺北：商訓文化，2007）；《紗帽山・壁》（臺北：亞羅博客出版，2010）；《紗帽山・壁：音樂歌舞劇本》（臺北：自費出版，2014）。〈第九條第二項〉文章收錄於《走過長夜〔輯四〕在逆風中奮起》（新北市：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，2017）。紀錄影片《楊國宇口述歷史》（新北市：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，2016）。

年老心願

我就是煩惱連阮四個囡仔不相信這段臺灣歷史故事，講我烏白講，我就從我有記憶以來的阮公祖、查某祖開始一直寫，完成了自傳《68×68：楊國宇對弈人生》出版的心願。陳英泰⁽¹⁾真鼓勵我，講「咱二中毋通漏氣」，攏要寫出來。我就想好，照顧太太時，閒閒就邊想邊寫；我顧袂去，有請外勞，換了四個人，真費氣（麻煩）。我太太脊椎第六節小血管迸（piàng，爆）開，下半身都不能活動，坐輪椅，放屎尿都不行，我顧伊六年

1 陳英泰，參見本書〈歷經劫難到協助難友：呂沙棠訪談紀錄〉，註59。

半。三年前她已經轉去（túg--khi，過世）了。

我太太普普仔（稍微、約略）有跟囡仔講我的代誌，但是她／他們都不太相信。我不敢講，怎樣你知道嗎？會影響她／他們，因為那時候還有刑法一百條，還沒改之前，給我的壓力真艱苦；刑法一百條改了後，我才稍微敢出來講…。我二〇〇五年退休了後（以後），無代誌了，才開始整理第一本自傳。

太太過身（過世）後，我自己聲帶出問題，一片正常，一片袂振動，無聲，親像（好像）上天叫我閉嘴，減（少）講話，但是我行過臺灣歷史，真相無講，心頭一粒石頭磬咧（teh-leh，壓著）真艱苦，對不起死難師友。去年，醫生說：「你八十五歲，我實在不敢替你手術，麻醉足危險。」我說：「不要緊啦，盡量幫我手術。」他才把我那塊小東西挖出來，我現在才稍微有聲音。身體也是有問題，胃也破，十二指腸也破，胃潰瘍，吐血吐得全身衣褲都是血，攏毋知人（意識不清），一醒來一看在榮總急救。最近比較好。右腳膝蓋痛十年了，也換掉，換新的不鏽鋼膝蓋，是我自己爬山起落崎（上下坡）、打球、運動的關係。

講起來，我們那個案，我都試著去找人。找到八、九位，有一位後來去美國，就這樣中斷。尤其是兩位被槍決的人呂阿立⁽²⁾、魏德旺⁽³⁾，現在還不知道他的家人、後代在哪裡。

2 呂阿立，參見本書〈歷經劫難到協助難友：呂沙棠訪談紀錄〉，註 35。

3 魏德旺，參見本書〈歷經劫難到協助難友：呂沙棠訪談紀錄〉，註 36。

祖先平埔族 小學搬桃園

臺灣血液專家林媽利醫師⁽⁴⁾替我抽血，有六、七頁的報告，證明我有凱達格蘭的DNA。我當二成會⁽⁵⁾第二屆會長時，請她來演講兩次，王桂榮⁽⁶⁾是第一屆會長。二個月一次聚會，後來改三個月一次聚會，現在變一年一次。

祖先在桃園大湳仔已經有五、六代。我爸爸的阿嬤，她最像番婆，她是大湳仔水尾番仔地人，阮叫熟番的番地，就是現在的大湳仔，靠近鶯歌。查甫祖楊萬和又閣笑談（tshìò-khue，有趣），他是給阮查某祖招（招贅）的。水尾就是桃園大圳的尚尾段，接在開一個二甲地大的白鷺鷥埤，黃昏時幾仔百隻白鷺鷥飛來相思林過暝，非常鬧熱。阿公一直開墾相思樹林、茶園攏做水田，拚到有土地一百甲。這位番婆祖當時就是一直做事，暗來人家粟仔（tshik-á，稻穀）稻埕收堆好，大家回去煮飯、吃飯，卻攏找無到她，她去坐在腳盤水淺的一米闊（寬）的水溝底，轉去（過世）。阮阿公、公祖帶頭大家族，農閒恰（和）夜間都是做火籠仔，公祖擔出去繁華鬧熱（熱鬧）的市場叫賣，有時予（被）人點叫山歌，取悅人客。

我是在阿公起（建）的三合院厝出生。老爸楊文進，以前讀

4 林媽利（1938-），現為馬偕醫院醫師，並任教於臺北醫學院、臺大醫學院。專長為輸血醫學、血液病理以及臨床病理等，最受矚目的研究是以臺灣人血液成分推斷臺灣族群的來源。

5 二成會為臺北二中與成功中學的同學會。成功中學前身為臺北二中。

6 王桂榮（1931-2012），臺北市大稻埕人，受訪者的好友；曾目睹二二八事件圓環緝菸事件。1970年代移民美國，投資旅館事業與房地產，創立多處holiday inn假日連鎖飯店；關心臺灣黨外運動，為臺美基金會與臺灣人公共事務會創辦人。1988年曾獲美國總統雷根頒授「亞太裔十年成就獎」。



楊國宇父親在日治時代擔任教職時所配的文官刀，楊國宇保存至今。
（楊國宇 提供 / 曹欽榮 翻攝）

臺北國語學校，我有去申請他的學校成績單和薪資表資料，老爸有五個兄弟。他畢業後教冊（教書），他有文官的刀，戰後藏到無路，我現在把它留下來。他的學校後來改為師範學校，現在的臺北教育大學，我曾去參加現在校友會聚會，校史館那段故事空空的。

日本時代，臺灣人的出路是教冊做老師或是做醫生。阮老爸在尖山教書，跟日本人不合，就出來桃園仔的大廟口邊開店，自己做生意，開布店，他和四叔做伙開「金源和」很多年，我五歲時他就無去（過世），阮四叔接下去做。我曾去李梅樹⁽⁷⁾紀念館，他們給我一本美術圖書，第一頁就是李梅樹跟阮老爸做陣在學校的學生畢業團體照，若無（不然）我毋知阮老爸有這張相片。

阮老母楊簡秀，龜山人。我有八個兄弟姊妹，我查甫應該是

7 李梅樹（1902-1983），臺北三峽人，臺灣著名美術家、畫家，日治時代和陳澄波等人創立臺陽美術協會，曾任教於文化大學美術系、國立藝專美術科、師範大學美術系等。新北市三峽區設有「李梅樹紀念館」。

第三。我讀小學時，全家跟阮阿公搬出來桃園街仔。大兄以前是讀淡水中學，後來去日本讀冊，讀東京高等學校，二戰時被編入學徒兵，戰爭結束轉來（回來）人破病就無去。第二個阿瑞，囡仔時就無去，只有我跟小弟楊國宙兩個查甫，上面有四個查某，我排第五。頂頭（上面）的阿姊阿寶仔尚照顧我，可惜早年工作過勞過身（過世）；前幾天我才去看老二月英姊，九十二歲了。我八十六歲，下面還有一個小妹阿絨，嫁予綠島難友陳顯宗⁽⁸⁾。

顯宗在綠島的時陣同第二大隊第五中隊認識的，他在山頂生產班種菜，無水，設計水路，牽水管，水從山那邊流過來，才能種菜；若沒一條水路，綠島只有吃黃豆。他學工程，頭腦有夠好，綠島海風大，用籬笆攔阻，種作來改善生活。

阮在桃園街仔的廟口桃園公學校，讀幼稚園一年後，被分去讀東門公學校，幼稚園的老師就是簡國賢⁽⁹⁾的太太。東門公學校讀六年，讀到後來，開始太平洋戰爭，冊是有在讀，也要做工課（khang-khuè，工作）。戰爭彼時陣阮五年級，指派六個囡仔一臺車，去溪邊搬石頭上卡車，我現在想起來，那些石頭是要去做飛機場的跑道，不是一趟而已，一天七、八趟。

戰爭結束早一年公學校畢業，我到臺北讀臺北二中。二中は大家心目中臺北第一志願學校，桃園只有桃園農校，我當然拚二中。桃園上來臺北讀書，較多人讀泰北、開南、成功（二中）、

8 陳顯宗，1928年生，桃園觀音人。與受訪者同案，判刑12年。參見〈銘心的記憶：陳顯宗訪談紀錄〉，收錄於《重生與愛》。

9 簡國賢，參見本書《歷經劫難到協助難友：呂沙棠訪談紀錄》，註41。

臺北工業這幾間學校。還有，一些查某囡仔讀第三高女。去臺北讀冊的，厝裡比較有才調（tsâi-tiâu，能力）。我考上二中，就住臺北後車站的四叔家。

戰爭尾期，所有尚勇（雄壯）的老師都去當兵。彼時陣全臺灣被美軍轟炸得很厲害，後來不敢待在臺北學校，分去三角湧，三峽分教場。彼時陣也是沒讀冊，開始教手榴彈怎麼丟，訓練做這些代誌，講美軍若來就要丟手榴彈，另外叫阮這些學生去挖窟仔（タコツボ），去八里挖壕溝。

戰爭結束

我十三歲，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。「贏哪會變輸去？」在桃園阮兜（我們家）聽天皇玉音廣播，阮那間店有ラジオ（收音機）可以聽。聽不太清楚，但是我很有印象，就是講相剷（殺）結束，真對不起大家。阮阿兄做學徒兵，轉來破病，阮三個堂兄去日本讀冊，攏轉來，還有一個堂兄做海軍的，沒死的攏陸陸續續轉來。

那時候，一年級讀很久，日本學制是四月結束，他們（國民政府）八月開始，一年級延長比較久，延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才算結束。二中以前是讀日文，以後日文我沒放棄，出獄以後也是和日本人做生意，我一直有用日語。

我是一九五〇年讀高三被抓去。戰後二中稱為成功中學，我讀了初中三年、高中三年。我印象較深是二中學生要去迎接國軍，去臺北車頭。二戰前後彼時陣臺灣差不多六百萬人口，四十萬日本軍民準備回去。阮學校學生日本人少，所以阮學校算足完整，在火車頭排在最頭前，一直唱歌，天氣真熱，汗流到規尻脊餅（kui kha-tsia-h-phiann，整個背部）攏汗。第一天去，耶？沒人來，排好又回去，回去後車站四叔家（我當時住四叔家）；第二天又排列、又去唱，歡迎祖國來，又接沒人來；第三天，唱一唱，一陣海賊兵，我不曾看過，呸！他們隨地吐痰！阮自己那麼整齊，他們不是，離離落落，加薦仔（ka-tsi-á，麻袋）、擲雨傘。…看一下，歌唱一半，大家攏恬去（tiām--khi，閉嘴），不知要怎麼唱。

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歌，就「歡迎、歡迎」，臨時教、臨時唱，整批人群排整列、擲旗子在唱。初中讀到高中，都一直住四叔家，住到我四叔兜（家）時，七洋八洋，陳儀來後倒店潮，一間接一間。經濟混亂，四萬換一塊¹⁰就是那時候，七洋八洋就是倒帳。那時候做啥攏倒，錢一直薄去，帶一布袋錢吃一碗麵。接收人員本來是解除日本軍武裝投降，那知影變成劫收「日產」、「五子登科」（房子、女子、車子、位子、金子），半山仔長官牽親引戚，一個比一個厲害。社會的經濟有夠亂，

10 「四萬換一塊」指舊臺幣換新臺幣。參考薛化元撰〈舊台幣4萬元兌換新台幣1元的故事：戰後台灣為何被捲入中國嚴重的通膨風暴？〉，發表於2015年11月9日「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」：<https://www.thenewslens.com/article/29655>（2017年7月10日瀏覽）。

2017年5月2日，楊國宇受訪時，留影於北投住家。他最掛心同案兩位被槍決難友呂阿立、魏德旺，至今仍沒有他們家人的消息。（曹欽榮 攝影）



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前後，四叔那間店後來也被拖倒了，無法度，我就搬回來桃園厝裡。

一九四六年六月，在中山堂演簡國賢的《壁》，演五天，很轟動。我是初二的囡仔，那時候看戲的中山堂會收錢，師母在入口賣票兼收錢，是不夠人，老師要我去掃薰屎（菸蒂）什麼的，順便看矮仔財演戲，笑談嘛，矮仔財講一句，大家就笑，另一邊的人是沒錢可吃，快要自殺。我有四天去那掃薰屎、椅子，比較清氣（乾淨）。沒什麼布景，看就是足趣味。簡國賢住在阮厝斜對面，阮的案林秋祥也住附近，都認識。阮師母欲轉去（過世）前，所有的資料都交給我。現在那些劇本，本來放在吳三連基金會，張炎憲⁽¹¹⁾無去（過世）了，又拿回來，現在放在景美人權園區。簡國賢被槍斃以前寫的家書，都交給我。

演戲結束八個月後，就發生二二八事件。

11 張炎憲（1947-2014），臺灣歷史學者，曾任國史館館長、臺灣教授協會會長、臺灣歷史學會會長、臺灣社社長等職。2014年9月26日赴美進行臺灣獨立運動口述訪問時，因心肌梗塞10月3日病逝於美國費城。生前完成《嘉義北回二二八》、《台北都會二二八》、《台灣共和國》、《寒村的哭泣：鹿窟事件》、《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》、《100行動聯盟與言論自由》…等無數相關於228、白色恐怖、海外內臺獨運動口述紀錄及研究著作。

二二八 臺北桃園所見

二二八那天，我還住在四叔家，騎腳踏車四界（到處）去，法主公廟那裡發生代誌，我腳踏車行過，看到整群人在那叫喊，我去時人群已經跑去包圍橋仔頭那間派出所，晚了我就回去。後來才知道，王桂榮在那裡賣菸，我和他同年，讀二中做陣，他是延平北路一帶的人。有聽人講，打死人才會在那裡亂。王桂榮說，沒收的菸，他們又拿出來賣。王桂榮確實在賣菸，他就揸一個布巾仔，跟人家在那裡賣。他講那袂歹賺（好賺），酒家在那，酒家客人多。

二二八發生以後，隔天三月初一，我有看到公賣局物件被搬出來燒。看到外省仔就𠵼（tsàm，踹）、𠵼（lám，踹），問：「你會曉講臺灣話否？」講不準就𠵼。我有伴不是自己一個人，那時候大家沒去學校。我沒參加什麼，後來就回來桃園。沒火車可坐，用走路回來，從臺北走到桃園。

走回來很晚了，再隔兩天，我看到跟他們在揸（kiat，打架）就對啦。有打槍，跟他們在𠵼、𠵼。我有出去看，不敢倚（uá，靠近），在遠遠看到打到派出所後壁…⁽¹²⁾。我被阮老母罵到足慘，罵啊！罵講：「你暗時囡仔人莫（mài，不要）烏白出去，…槍在彈…」。我是好奇跑去看，隔天白天就沒了，那牆壁很多銃子空（tshìng-tsí-khang，彈孔）。

12 這段敘述參考本書〈歷經劫難到協助難友：呂沙棠訪談紀錄〉。

彼時陣，街仔底不敢待，覷（bih，躲藏）在庄跤（tsng-kha，鄉下），彼時陣覷大湳仔庄跤，差不多一個月。後來是較平靜了，軍隊清鄉都結束，學校也要開始了，叫阮要回去讀冊。

那晚偷看相碇，好奇而已，我是沒參加。三月底，回去讀冊，二二八那年初三。阮學校是初中直升高中，除非你成績差，普通不差的都直接上去。

回來桃園那幾天，還沒覷去庄跤，我看到簡國賢在桃園座演講。他講：「咱用文的，提出文的解決，莫用武的。」我顛倒想，他完全是不愛用武的，一直叫大家冷靜，提供怎樣來改革陳儀接收臺灣經濟的亂象。簡國賢在桃園座演講，很多人去聽、去講，不是他一個在講，很多人演講。我去一次而已，我想：那按呢（怎麼這樣）？也不敢再去聽。

阮桃園去讀臺北二中沒幾個人，有踢足球做陣耍（sng，玩），普通時無啥在做伙。我讀二中初中就開始踢球，在學校內底，阮二中每個班都有隊。彼時陣大家會耍（玩）足球，足球比較趣味，大家比較有運動到。

林秋祥是桃園足球隊。桃園公園，大家圍圍咧，踢來踢去，沒比賽，假日比較多人。普通時要讀冊，假日有時候球帶著，就在那裡踢。七、八位，不是在比賽。像運動埕，桃園那時公園真闊，可以踢球。林秋祥¹³，黃鼎實¹⁴他們兩、三個人。施教爐¹⁵沒踢足球，我講他冤枉，這完全沒代誌，保密局卻被

13 林秋祥，參見本書〈歷經劫難到協助難友：呂沙棠訪談紀錄〉，註2。

14 黃鼎實，參見本書〈歷經劫難到協助難友：呂沙棠訪談紀錄〉，註30。

15 施教爐，參見本書〈歷經劫難到協助難友：呂沙棠訪談紀錄〉，註3。

用四種方法騙，晚上十二點問口供：「人家都講了，你寫一寫就讓你回去…」，第一步「騙」。我是知影，于凱¹⁶ 暍在我隔壁，他有對我講，什麼人都不可以講，都要爭（辯）沒有。于凱後來被槍殺。彼時陣我被抓去時，冬天只穿學生制服，是寒（kuânn，冷）到發抖，于凱求叫看守兵拿一件破棉襖給我。

半夜家裡被抓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凌晨，天還沒亮了，三個抓耙仔來我家叫門，問我：「你是不是楊國宇？」還叫我冊包（書包）要帶去，「明天就讓你去讀冊，你鬥（幫忙）找人」，我講好啊。阮老母講：「那麼晚了，明天早上天光（亮）再去。」阮老母手頭拿著膨紗衫（毛衣）卻被抓耙仔擋住，叫她轉去關門，我看她無奈的背影，哪知影這一別十年後才見面。那晚去派出所確認「是不是楊國宇」，隨即被送去蘆竹徐崇德祖厝的徐厝；搜我的書包：「你書包都帶這款書的？」裡面兩本小說，我說：「明天去學校時看。」才問一下，隨即用手銬把我銬起來，帽子蓋著我的面，就押我進去車內，車子撲一下就走了，去臺北的保密局。

去到北所鐵工廠就不一樣，褲皮帶剝（pak，取下）起來，書包、零用錢都收去，手錶也剝下來，把我趕進去。「你叫我找人，

16 于凱（1927-1952），中國山東人。涉1951年「中央社會部潛臺間諜蘇藝林案」，1952年12月2日遭槍決。被捕時為臺大文學院歷史系二年級學生。



呂阿立（左）、魏德旺
（右）於1951年10月
8日槍決前的檔案照片。

才會變按呢？」頭毛就把你攆（lu，理）掉，好像犯人…，那晚只送我一個人去北所，那裡是三吋杉木中間用鐵管穿過圍三面牆，陰森森、冷吱吱（冷冰冰）的寒風對臉吹來。進牢內才知影也有桃園的人，我都不知道案怎樣來的。有一位好心的人叫于凱暉我隔壁，他提醒我不可講太多。都是晚上十二點過，才來叫去問，電火（電燈）照你目睷（眼睛），第一步用騙的：「人家自首都講了，照這樣寫一寫，朋友有誰…？」我講沒有，他們一直問，我全都不認識；我都無講，真正毋知影。

在北所差不多有三、四個月，家人不知我在哪。第二次再來叫去問，問我認識簡國賢，還有什麼人？我都講不認識。實在講，他住在阮對面。前後三暗（晚）問三次，第三次就無同款。打！第一步騙無效，第二步用打的。用推（thui，毆打）的，一支棍仔擡起，就從腹肚撞下去、腳腿打下去，「你有夠狡怪（káu-kuài，不馴服），大家都講了，剩你一個。」都是外省腔

的抓耙仔在問案，一個做白面，一個做黑面的。

隔壁間有刑具，灌辣椒水、通電。「你若狡怪要換那間」，跟你講白的。我看到有的人被刑到…。在北所遇到像林詩賓⁽¹⁷⁾，桃園人，我抓去那晚不同間，同案二十幾個人沒關在一起。像邱景耀⁽¹⁸⁾，他是八德案，在北所同間，之前不認識。

軍法處沒有認識的人，囑我旁邊的呂阿立，最後被叫出去槍殺，我也不知阮同案，後來看判決書才知道。我是出來才去檔案管理局申請判決書，那時候沒領判決書。呂阿立同房差不多一個多月，看他耳孔（耳朵）流膿，我都幫他…。我厝裡拿藥送進來，幫他抹、擦。一天早上，叫呂阿立開庭，他站起來佻大家握手，他的牙膏、物件叫阮分掉，笑笑的…。他看來多我兩、三歲，他的手粗粗，他是黑手的，做工的人。之前，我去檔案管理局影印我的檔案，才知影阮的案本來呂阿立是判十二年，送上去，上面批不行，太少，再改判無期徒刑，又不行，蔣介石批：判死刑「可也」。

他們問我：「簡國賢你認識嗎？」我都講不認識。他二二八走路（逃亡），他後壁的好朋友魏德旺，我看檔案才知道他被捏造是領導。才知影他們用這樣定我們罪，魏德旺變成槍殺。魏德旺也是之前判十二年，他和呂阿立兩個人，六百萬補償金沒去領，因為家破人亡，無後代。有一次辦人權體驗營在綠

17 林詩賓，參見本書〈歷經劫難到協助難友：呂沙棠訪談紀錄〉，註 16。

18 邱景耀（1926-2015），桃園人。涉 1951 年「桃園徐木火等案」，判刑 7 年。參見〈戰地歸來 七年牢災：邱景耀訪談紀錄〉、〈八塊文史另一章：邱文華訪談紀錄〉，收錄於《重生與愛》。

島，一個學員是劉萬山⁽¹⁹⁾的孫女，和另一個女學員聽到魏德旺時，她們兩個人哭出來。師母曾跟我講，魏德旺和簡國賢是足好的朋友，足優秀，我不曾見過面。

在軍法處兩、三個月，正熱的時候，無廬位（沒床位），腳接腳，臭汗酸味（汗臭味）佻燒烘烘（熱氣），我記得十月槍殺（10月8日），隔天（9日）出報紙，再隔天就為了十月初十欲慶祝。在軍法處遇到施教爐，鬥陣坐火車去讀冊，呂沙棠⁽²⁰⁾以前也都坐火車去讀冊。我若講出二中同學、校友來，都會抓去關，我就變領導、要被槍殺，我都沒講有認識，才會被打。

簡國賢逃亡還沒抓到，他們不知頭、不知尾。講到有學生支部，十八歲，兩年前就準備叛亂，不就十六歲？有可能嗎？桃園案的人後來有參加逃獄的代誌，我在場。阮都早上放出去，把屎尿倒掉，順便去洗面、洗衫。那天早上，本來就有風聲，不知怎麼，施教爐打看守，把鎖匙拿起來。我是知影他把看守打昏，拿他的鎖匙，各間小牢門都打開，阮那間也開。我那房二十多個人，大家都跑出來，最外面的門卻來不及打開還關著、鎖起來，不能出去，再跑回來。這個叫「麵包計劃」實在是…！

隔壁街就是成功中學，學生升旗、唱國歌，都有聽到，想到目屎就流出來。尤其是早上四點，大家就醒來，今天不知要叫幾個，叫誰也不知道，將要被槍殺，每隔五、六天就有人要被

19 劉萬山（1915-1952），桃園人。涉1952年「海山地區圳子頭支部呂華璋等案」，1952年12月11日遭槍決。

20 呂沙棠，與受訪者同案，參見本書受難者簡介、〈歷經劫難到協助難友：呂沙棠訪談紀錄〉。

抓去槍殺，最多一天叫十八個人。

判決那天早上，他們被叫出去了，才知影緊張、可怕。那天同案被叫出去，總共七個人⁽²¹⁾。知影隔壁是誰，林秋祥、施教爐兩個人都銬腳銬，走路都有聽到，他們早上去洗面、洗嘴都有腳銬聲「吭唧、吭唧」，那麼沉重，氣氛實在有影有夠恐怖。被加腳銬應有十數人。我對（從）檔案管理局申請判決書，同案施教爐佾（和）我同年，他已經被判死刑，因為「麵包計畫」加判十年。

軍法處人太多，裝不下去，幾天後我們移監去新店，差不多住一個多月，是新店戲院臨時改的牢房。那一陣子，也好緊張。從新店戲院再送去內湖，差不多待兩禮拜，感覺到有新鮮空氣，衫褲換比較新的。牢房是用學校教室釘兩層，就像兵營的眠床，全是木蝨（床蝨、臭蟲）；無法度，叫厝寄 DDT 來，一直掖（iā，撒）一直掖，有外面空氣可吸，才知影空氣的重要，晚上有眠床會暈的。人一直進來，那時不知道學校有沒有學生，也沒鐵絲網，大家就知影「無死，佳哉」。

送到綠島 九年多

送去綠島九年多，頭仔三、四年，姚盛齋⁽²²⁾處長，每天早上訓話。他一直講話，大家不聽又不行，講：「他媽的，你們這

21 1951年10月8日槍決桃園籍7人：林秋祥（22歲）、黃鼎實（21歲）、施教爐（20歲）、林挺行（27歲）、呂阿立（27歲）、魏德旺（27歲）、洪振益（25歲）。

22 姚盛齋，綠島新生訓導處第一任處長。

些小共匪，你們不聽的話就…。」他講完，換分隊長講做圍牆、鋪路的代誌；海邊砵砧石被我們打得平平，抬回來建設長度一公里三百公尺、三公呎高的圍牆，頂頭再加鐵絲網。我都被派扛石，石貴⁽²³⁾打石頭，我和石貴是演歌仔戲才認識的。演歌仔戲是後五年唐湯銘⁽²⁴⁾當處長，管理放比較鬆。我沒參加生產班，都在樂隊，每天升旗、降旗，長官、人客來就去海邊吹樂器迎接，還有演戲，跑龍套，演反共抗俄的戲，還有歌仔戲。

之外，也是要讀冊（洗腦）、做工課，樂隊時間到才去。唐湯銘變較冗（līng，寬鬆）時，我才叫厝寄一支 violin 來，蘇友鵬⁽²⁵⁾教我拉。樂隊也沒什麼樂器，不是說很多啦，Drum（鼓）、大支的 Bass。我本來沒有學，去那裡才開始學小提琴，樂器都簡單的，不是多深，小提琴比較深。林義旭⁽²⁶⁾，師範大學那位，「藍色多瑙河」用沒幾支樂器，可以編出全曲，這首曲變阮的招牌，長官、人客若來阮就演奏，他們比較愛聽，比較好聽。演那個反共抗俄的戲，沒人愛看，我們也是要去。看。

樂隊演奏的曲很多，他（林義旭）很會編，以前是鋼琴老師，他會編曲。「藍色多瑙河」全曲，有時是小提琴 solo，我

23 黃石貴，參見本書受難者簡介、〈綠島打石 演歌仔戲：黃石貴訪談紀錄〉。

24 唐湯銘（1911-2007），中國湖北人，曾任第二任（1955-1957）、第四任（1959-1963）綠島新生訓導處處長，之後曾任職警備總部輔導室（代號：傅道石，受難者不定期會收到傅道石來信）。

25 蘇友鵬（1926-2017），臺南市人。1949 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，成為臺大醫院耳鼻喉科醫生，1950 年涉「臺北市郭琇琮等案」，判刑 10 年。1951 年 5 月 17 日被送到綠島。參見〈蘇友鵬先生訪問紀錄〉，收錄於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（一）》；紀錄影片《蘇友鵬口述歷史》（新北市：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，2014）。

26 林義旭（1923-？），臺北人。涉 1950 年「臺北市郭琇琮等案」，判刑 12 年。參見〈林義旭先生訪問紀錄〉，收錄於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（一）》。



這把小提琴就是家人寄去綠島給楊國宇的 Suzuki 七號。
（曹欽榮 攝影）

拉小提琴。三、四個人，最多是四個人拉小提琴。五隊把一些人聚在一起，比較厲害，孟和⁽²⁷⁾也是五隊，醫生也在五隊，…五隊人才、怪人比較多。

我那時候沒去想自己做一支小提琴，也不會做。是蘇友鵬先寄來，他在挨（e，拉），那麼好聽，林烈臣⁽²⁸⁾也是厝裡寄來的款。感覺聲音足婿（美）就來學，我才叫阮厝寄一支，我小弟幫我寄來那支 Suzuki 七號，現在還在，我後來還再修過，聲音不錯。我現在用比較好的，我出國去迤迤（旅行）時，有再去買。我有四支小提琴。住在芝加哥大女兒的最大男孩也是小提琴家，他看阿公這幾支不滿意，音不夠好。

蘇友鵬是我的小提琴老師，他佻我揲（tiap，調教），揲到 Foma 樂譜第四本，不簡單。樂譜大家公用，俗俗的，學四本就

27 陳孟和，參見本書〈我的安安靜靜人生：宋世興訪談紀錄〉，註 20。

28 林烈臣（1920-？），臺中人。涉 1950 年「臺中地區張伯哲等人案」，判刑 12 年。在綠島期間也是樂隊成員，目前綠島展覽中「新生訓導處第三大隊」勞動區草寮，是林烈臣舊照擬真人像。

結束。後來，陳孟和寫的曲，寫得足婿，還有郭振純⁽²⁹⁾的歌詞，我都寫進最近寫的劇本裡。在綠島的心情是無奈，艱苦一天又一天，暗時仔那會這樣長…。

家裡有寄錢給我，不多，在綠島真省，生活足單純，做苦工而已。吃也有改善，都有辦伙食比賽。我們種的菜秤重，官方扣阮大家的副伙食費！（按：另有主伙食費。）自己種的、自己吃，還要跟阮算錢。私底下我們用一百斤的秤錘偷換八十斤秤錘，事務官狡怪就換秤錘。

我曾做過伙委，伙委用選的，一、兩個月輪一次，若選到伙委就足歡喜。做幾次忘記了，出去採買都有一個幹事一起。做伙委真歡喜就是，綠島人「飛鳥」（飛魚）煮整鍋煮給我們吃，幹事吃不完，都叫阮鬥吃。補給的黃豆和米有剩，拿出去中寮、南寮，跟綠島人換魚回來吃，改善生活，魚仔種類多，做伙委就去擔回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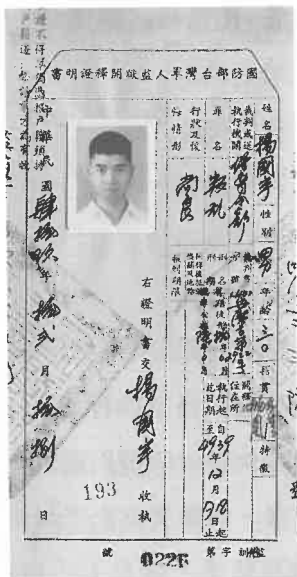
要從綠島出來前，要寫立誓書，第一項那裡的祕密都不能講，宣誓第二項不得再叛亂、再組織。一定嚴辦，接受國家最嚴厲制裁。出來兩天前要去宣誓，我一個人在指導員的房間宣誓，指導員、幹事都坐在那，寫宣誓辭，叫你簽名，不是在禮堂。

我記得回來當日有兩個人一起，坐漁船。有的人又被送去小

29 郭振純，1925年生，臺南人。涉「郭振純等人案」，1953年被捕後，判無期徒刑。1975年因蔣介石過世，減刑出獄。參見〈天生反骨的獨俠客：郭振純口述史〉，收錄於《白色封印》；郭振純撰〈回顧仁愛之家〉，收錄於《秋蟬的悲鳴：白色恐怖受難文集 第一輯》（新北市：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，2012）；郭振純著，《耕甘諸園的人》（臺北市：玉山社，2010）。



左圖 / 楊國宇認為在綠島陪伴他的小提琴是最珍貴的禮物。（曹欽榮 攝影）



右圖 / 楊國宇的開釋證明書檔案。

琉球再關，我是好佳哉十年無佮我偏（phinn，占便宜）。我有去檔案局申請綠島管訓期間個人資料，上面寫：楊國宇愛褪腹楊（thng-pak-theh，打赤膊）、愛偷講日本話、小組討論今天進步、明天又退步…，我那本資料這麼大本，我看了足愛笑，日期都記得清清楚楚。他們替我寫日記，一大本啊！資料我都有保存，和我有關係的、我的朋友，整個都申請，才發現阮案有兩個人沒領六百萬，才去看這兩個是按怎了…？我從綠島帶回來的東西，最珍貴的就是小提琴。

回臺灣後 基層做起

同船回來名字我忘記了，阮阿伯、小弟在臺東富岡等我。之前有通知要辦保證人手續，誰保證也忘記了。阮住新民街那邊。新民街住沒多久，隨（立即）去吃頭路。

三姊嫁到桃園，是做糖、油、麵粉的大賣（批發），我去銷早市，賣兵仔。開始在市場也賣鴨蛋，也是早市賣給兵仔，規籠（kui-lang，整籠）規籠割（批）來賣，糖、油、麵粉，透早四點，兵仔車就來，兵仔都買早市，要回扣，要寫假收據。

鴨蛋賣三、四個月，常遇到兵仔買回去過兩、三天，拿回來講：「這蛋爛去、臭去，要換。」我講這當然會臭、會爛。拜託我要換，不然會無法報帳，要換新的給他。每天搬（演）那場戲就好，這樣做兵仔生意哪可以做？買一百，收據是寫二百。

後來去臺北，還被一個外省仔騙了大姊買送我的手錶。想想不是辦法，就去大姊那裡，她在竹南做紡織，彼時陣他們做脩巾（āinn-kin，揩巾）。工廠沒多少人，家庭加工。我去做囡仔工，住在工廠。工廠後來做卡其布，用臺灣的機械，故障多，算算這樣袂和（bē-hô，不划算），和姊夫商量決定開始投資買日本的機械。

我都跟著姊夫做；後來，變成我、阮小弟、阮姊夫三個投資

下去做，阮小弟做董事長。自己盡量下去拚，我學會算成本。後來認識我太太，是大姊跟我講：「寒天到了，去刺一件膨紗（毛衣）。」我講：好！來刺，問在哪裡？去了大姊講的毛衣店，我都不知道是暗中相親，給她量寸尺，交待兩、三天後去拿，就回來。大姊問：「你看了怎樣？」我說：「啥看了怎樣？」「要介紹給你做牽手的，你沒詳細看。」我哪有詳細看。其實我有看，三、四位小姐面肉幼幼（iù- iù，細嫩）、嬌嚙嚙（非常美麗），因為我自卑心理，十年「囚人」身分，不敢妄想，量一量我就走了。那位就是後來阮太太，阮大姊牽的，「一件毛衣的故事」⁽³⁰⁾是這樣來的。她有學刺膨紗，用機械式的，三、四個工人鬥刺。她是竹南人，住在阮工廠隔壁。後來大姊講：「若有恰意，就娶娶咧。」她老爸緊張，我沒講我曾被抓去關，但是他們會去打探，他們竹南同款有人被抓去，知影不是什麼歹人。後來她老爸答應了。

差不多半年後結婚，我二十八歲回來，三十一歲結婚。算較幸運，真順利。工作剛開始也是半暝仔做網布，緊急送貨去臺北，貨車是三點多要載去，我四點多就要起來坐頭班車上來臺北。姊夫是臺北人，戰時疏開去竹南，才定居在竹南。大姊跟他是在臺北認識，她也是讀洋裁學校，她很疼我。

後來，姊夫叫我去收帳，從竹南坐火車去臺北收帳，晚上再回來竹南。我算的帳，成本疊（thah，添加）三成。他講：「不

30 參考楊國宇著〈一件毛衣的故事〉，收錄於《68×68：楊國宇對弈人生》，頁144-157。

行啦，這樣太貴。」我說：「不要緊，你聽我講，探那個行情，外面是這樣，咱物件比別人家好。」學生布那時候開始量大，機械又再增加，都標民間製造的布。後來投標軍方，要驗收卡其布，去高雄小港，陪軍方驗收官，他們好像皇帝出巡那樣，出錢打點軍方。

競爭軍方卡其布標案，有流氓在顧標桶，要去講，看要抽多少給他。我想這又是一個風險，沒照這樣，不放過你。阮太太跟我講，有流氓曾來阮兜（我家）找我，還帶一支刀，阮太太罵他：「你要找，去公司找。」五十幾年前住的二層板仔厝（木造房）。這是以前麗泉印染廠頭家的，三重埔人，我那時賺錢，錢借給他，他講：「這間厝給你。」

嫁給陳顯宗的小妹，和我差四歲，小弟是和我差兩歲，小弟也是讀成功，後來去讀臺中的中興法商學院。小妹也去竹南工廠做工，那時我在顧工廠，開始找比較好的人鬥腳手，不然管袂去，請顯宗管總務。

南紡做太子龍時，內銷生意都被他們搶去了，他們的卡其布免燙，技術進展較快。我想慘了！我們轉型做外銷，放棄內銷。做外銷，搶單真不簡單，人家會怕你會做抑是不會做？但是我交貨快，小量我也接，物件又好。那時，我想一個人出國去搶單，但是我英語不好，利用中午十二點去臺大旁的語言中心上課到兩點，三個月一期，我落第兩個學期才畢業。打拚讀，

讀到稍微會通，自己一個人かばん（kaban，手提包）帶著，就出國去搶單，不去不行。

努力事業

讀高中時英文無法度，在火燒島有學寫文章，沒機會讀英語，有閒就看一本破字典，實在沒學什麼，只有學小提琴。我開始搶單之後，做到工廠幾千人看我吃穿。後來帶一臺翻譯機，去拜訪客戶。第一個拜訪的是英國、法國的客戶，他們有工廠在非洲殖民地，在那裡搶單，量才會大，本來是日本商社的市場，我自己去也是會驚（害怕）。法國人不要跟你講英語，也是要去找，目屎都要快流出來，會緊張，無單回去真慘！打拚的結果，上千人工廠每個禮拜，出貨三個四十尺的貨櫃。一直拚好幾年，航運公司一直要請客，我講：「不用請我，船運費算我較俗就好。」我就一直認真做，公司成長很快，就是這樣來的。做到一年一千萬美金以上，連續幾若年（kuí-nā nî，好幾年）。

後來，我和小弟買了桃園信東藥廠，當時吳伯雄⁽³¹⁾當董事長，賣了信東他才去當公賣局長，我買他全部的股，三個最大股，我和小弟佔兩位，我在那做三十八年的常務董事。小弟當董事長兼總經理；我是常務董事，要去開會、看報表，我會進

31 吳伯雄，1939年生，桃園客家人。曾任總統府秘書長、內政部部长、臺北市市長、政務委員、桃園縣第七屆縣長、中國國民黨主席、副主席、秘書長。

入藥界是這樣來的。

信東五、六百人，當時紡織廠有上千人，我的事業就是中港紡織和信東。之後有去美國亞特蘭大，開發旅館，做的不行都賣掉。四個囡仔都有去美國留學，在不同地方。大女兒和女婿在芝加哥，現在有三個孫，一個醫生、一個藥劑師、一個小提琴家。去年最冷的時候，零下十幾度，聖誕節我去美國，整群囡仔都會回來，我去看孫每天關在厝內。以前是他們回來看我們，現在是我要去看他們，我才剛去美國住兩個月回來。

第二個女兒嫁給做建築的，在臺灣，住陽明山。大兒子現在是樂活聯合診所院長，小兒子一家人和我住。我不煩惱他們，只是煩惱我寫的這齣戲還沒能演出。可憐同案的兩位，他們沒有後代嗎？這幾年都找不到。

二〇〇五年，我做到七十三歲，完全退休，都不管事業，我才有閒邊寫回憶錄。

大女兒幾年前回來跟我去綠島，在那裡哭出來，她說：「爸，你在那裡關十年！」她才開始比較能體會，深切地了解，她說這裡這麼熱！其他三位兒女都不曾去，都看一看這本回憶錄，說：「爸爸講得太膨風（吹牛）。」（笑）我說：「好啦！好啦！膨風就膨風。」我也不想太影響到他們。我寫書是要他們知道，一方面又怕影響到他們，怕他們分心、分神，他們也沒有力量去管這個事，處理下去他們的事業就不用做了。他們忙沒

時間深入了解…，像我說被抓，抓耙仔修理人，他覺得真的有這麼可惡嗎？我說就是這麼可惡，他也只是搖頭。

刑法一百條修正後，那時候我心裡就想，有一天要寫書給你們看。現在，轉型正義若沒轉過去，實在是對臺灣不好。回復名譽證書叫我小兒子代表去領，去年十二月十日正好我去美國，蔡英文總統頒獎狀吧，我請大兒子去領。我的資料三、四箱捐給人權博物館籌備處。

現在促進會⁽³²⁾的慶生會三、四個月一次，最近我去美國兩個月回來後，還沒接到通知。今天接到一張去綠島活動的通知，促進會幫我報名。這次去綠島是最後一次，以後不敢想再去了。

人生滿足 只是戲還沒演

現在人生真滿足，該做的也做了，欠是欠交代寫的戲還沒演出來。解除戒嚴三十八年之後，都不能翻（掀開），沒收財產都不能翻（掀開）。回復名譽這種根本無效，那個翻（掀開）不是要討錢，用國家的錢賠，結果有的人六百萬都沒領，連在軍法處睡我隔壁的那位都沒領，很多家庭都無後代，也沒人替他們講話。我就刁工（故意）把這戲編出來，像我師母講的「火燒厝寮」、「癩痢食番鴨」⁽³³⁾。當時師母交給我簡國賢的家書，

32 促進會，參見本書〈我的安安靜靜人生：宋世興訪談紀錄〉，註 35。

33 參考〈白色恐怖殺我父兄：簡碧雲訪談紀錄〉，收錄於《重生與愛 2》，及《重生與愛 2》封底摘錄簡國賢遺書。

她說：「他轉去（被槍斃）時寫這個，我蠢蠢的（傻傻的）不知道。」她以為是兩本書，一直找不到。

我是刑法一百條修改後，才去找師母，她拿給我看，我說：「這是給妳暗示啊，『火燒厝寮』就是無望啊，『癩痢食番鴨』是包爛、包死的。」她才哭出來。我說：「他暗示妳要有心理準備。」我一看就知道了。她給我看家書，也把家書交給我，她說：「這些你幫我保管。」我知道責任重大，就把我這幾年收集的四大箱資料全部交給景美的「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」管理。

最近讀到《改變世界的一百場戰爭與衝突》，書中有撼動人心的烽火相片與解說，這些發生在十九世紀末，貫穿整個二十世紀，並延燒到二十一世紀的戰爭，攏是人類之間的矛盾、利益、權力挾當（不能）和平解決所引起衝突，造成慘烈災難。大大小小的戰場發生在世界各地，也發生在你我身邊，一旦被絞入去漩渦中，生死拖累，糾紛不斷。歷史竟然一再犯同款（相同）的錯誤，無法度避免，多麼可悲啊！

我們身處在東亞太平洋島鏈的美麗島嶼上，大家要團結、自立、自強，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，以民主、自由、公平正義的社會制度和平共存，並實踐地球村的責任。

近期，我嘗試透過舞臺劇的形式重新表達《紗帽山·壁》，並涵蓋喜怒哀樂等情緒的古老臺灣民謠貫穿全場。全劇分為兩

幕，共八場，每場十五分鐘。第一幕共四場：一、認識臺灣，了解早期南島語族與沿海越族渡海結合，經營八千社的高山國；二、十六世紀西方爭奪海外殖民地，發現美麗的福爾摩沙島，西班牙、荷蘭佔領淡水、安平等地，明、鄭、清帝國治理臺灣，到甲午戰爭了後（之後），由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；三、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，國民黨來臺接收變劫收，巧取豪奪的經過；四、《壁》劇演出至二二八事件，以清鄉收場。第二幕共四場：五、「自白書」逼供經過，槍殺不斷；六、火燒島前期洗腦、起圍牆，後期八卦樓牢獄監禁實況，其中加入難友陳孟和作詞、葉雪淳⁽³⁴⁾作曲的〈三峰岩〉，郭振純作詞、小林隆二郎⁽³⁵⁾作曲的〈火燒島的暗暝〉；七、「人權體驗營」學員彩排演出被禁演，揭開隱藏的歷史真相；八、尾聲，在歡樂和解的歌舞聲中謝幕。可惜至今未能上演。悲劇的歷史真相改用喜劇手法演出，獻給我們那些死難前輩，以告慰在天之靈。

我一生的際遇，也說也寫了，我對師母還戇戇的一直找那兩本書「火燒罟寮」、「癩痢食番鴨」的情景，一直揮之不去。我還笑她，笑歸笑，但是兩個捐咧（mooh-leh，抱著）哭！

34 葉雪淳（1930-2011），新竹人。涉1950年「學生李水井等案」，判刑15年。參見〈葉雪淳先生口述史〉，收錄於第60卷1期《臺灣風物》（臺北市：臺灣風物雜誌社，2010.3）。

35 小林隆二郎（1946-2015），日本民歌手及音樂創作人，曾於1977年與美籍的人權工作者梅心怡（Lynn Miles）到日本最南端的與那國小島，參與援救《台灣政論》編輯張金策，使張得以逃出臺灣，並順利出席美國國會作證，對當時海外民主運動激勵甚深。